

我個靚女班主任竟然係道士

作者: 水甚亮

Powered by [紙言](#)

1

0

一片漆黑的空間內，一個全身罩在藍袍內的人盤坐於散發紫光的六芒星法陣上，口中念念有詞：

「哼天之驕子？我先配得上呢個稱呼！轉世？同我鬥？你永遠都係失敗者！」

話畢，法陣散發出無比強烈的紫光，幾秒後，光芒收斂，那人卻已消失了。

1

晨光熹微。

「靚女，我睇你印堂發黑，幾日內必有血光之災，買唔買番個護身符傍下身？」我步經一個公園，聽見一名年約三十歲、賊眉鼠眼的男子正向一名拿著櫻花傘的女子推銷著。

有太陽的早上拿傘？真是怪人。我這樣想著。

公園旁邊擺放著一個小攤檔，一旁黃色旗子上還用紅筆寫著「靈妙護身符」五個大字，一名身穿道袍的老伯正坐在旁閉眼歇息著。

我無瑕去管為何在荃灣的公園內會出現這麼奇怪的一幕，只因現在的我必須趕去上學，若遲到了，我那親愛的班主任必又會藉此大做文章。

「呢個護身符呢，可以驅趕啲邪靈」男人正滔滔不絕地向女子介紹他的神妙護身符。

女人向我投向一個求助的眼神，我聳了聳肩，示意我亦無計可施。

忽然男人話音一止，發出一聲尖叫：「啊——你——你！」

我側頭一瞥，只見他目瞪口呆地望著我，嘴巴大得可以裝下榴連。

我一邊感慨著香港精神病人又多了，一邊擰過頭來繼續趕我的路，望望手錶，已是七時五十分了，不在八點前抵達學校的話，那結果肯定是不堪設想。

忽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你係邊個！三清？點點解會咁？」直覺告訴我他是在說我，但我實在沒有和他們消磨時間的心情，我可不想再因遲到而被班主任罰抄校規。

只是那時的我沒想到，今早遇見的這幾個人竟改變了我的一生。

踏進校門，望一望手錶——已是八點零五分了。「唉，今次肯定又比個八婆鬧餐死。」我一邊這樣想著，一邊踏入5C課室。

「陳志亮同學，你今年已經第十次遲到，你咁唔想番學不如退學啦！」還未踏入課室，裏面已經傳來尖銳的女聲。

步入課室，只見教師桌前一名風韻猶存的少婦正皺著眉頭，一臉厭惡地望著我，好像我是一件垃圾一樣。

也許吧，從小到大，學業成績就很差強人意、操行又差得可怕的我永遠是老師的眼中釘，眼前的這個以冷酷而著名的吳老師更是對我這種「壞學生」痛深惡絕。

我乾脆閉上眼睛，準備接受接下來的一輪地氈式轟炸。

怎麼？為什麼會這麼安靜？

我稍微睜開眼睛，只見那個女魔頭的動作凝在半空中，臉上流露出我從未見過的驚訝顏色。

「你你你小息黎搵我！唔好，你而加即刻同我出黎！」平時罵我流暢得很的吳班主任今天對著我竟結巴了起來，真是難得一見。

走出班房，吳女魔頭拉著我的手，急急地步到走廊盡頭，我剛想回味一下被女人拖著的感覺，但還未來得及讓我意淫，她接下來的一句話令我完全驚呆了：「你今朝係咪見到個就死咁樣既啊伯同一個三十幾歲既猥瑣中年男人？」

我當場呆住了，難道她是指今早我在公園碰到的人嗎？為什麼在學校的吳女魔頭會知道我今早發生過的事？為什麼人人見到我都這麼一到驚奇的模樣？

3

3

「喂！老師我而家問你野丫。喂，你到底有無聽我講野？喂！陳！志！亮！」

噢，剛才想得太入神，竟忘記了這個女魔頭的存在，這下糟了，肯定又得被她訓斥好幾十分鐘了。我一邊這樣想著，一邊抬頭朝她望去，意料之中的滿臉憤怒並沒有出現，她臉上掛著的是一副熱切的神色，當中還夾雜著少許的期待？

「係啊，Miss你點知架？你識佢地架？」在心中暗地思量了一番後，我決定先探探她口風再說。

她聽得我這樣說後，一臉的熱切神情消失得無影無蹤，又再板起面孔，變回了平時那副冷冰冰的樣子。其實她雖然老了點，但五官確實端正，年輕時必是個不可多得的美女吧，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常擺出這樣一副生人勿近的樣子。

「嗯，無你既事喇，你可以走喇，番番去上堂啦，遲到既事今次就算數，唔會再有下次機會。」她冷得像冰一樣的聲線打斷了我的遐想。哎呀！我的天，我到底在想什麼？竟然會打量起她的相貌來，我在心中狠狠地對自己比了根中指，垂頭喪氣地打算回去課室。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女人的轉變還真是大得可怕呢。

4

4

「小玲玲，我地又見面喇～」我剛欲轉身返回課室，耳邊便傳來一股輕挑的男人聲音。小玲玲？班主任的名字叫吳玲，難道

我擰頭一望，樓梯口站著兩個人——正是我早上見過的那個老人和那個中年男人，中年男人臉上正露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樣，色迷迷地望著班主任——吳玲。

「娶我。」吳玲的回應令我差點跌倒在地。

男人先露出無可奈何的表情，然後答道：「不可能。」旁觀的那個老人則叉起雙臂，一臉隔岸觀火的模樣。

「咁你可以去死喇！」吳玲平靜地說。只見她一抬手，三道藍光直往那男人飛去。

男人搖搖頭，拿出一張黃色符夾在兩指之間，符上面用紅筆畫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符號，道：「唉，你仲係呢個性格，咁多年都無變過。」話畢，那黃符無火自燃，男人身體邊則被一個土黃色的護罩所圍繞著。

「叮叮叮」藍光撞在光罩上，發出三聲清脆的聲音，隨後便如泥牛入海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看到眼前這一幕電視劇中才有的畫面，我都在懷疑自己是否在做夢了，黃符、藍光、魔法？我用力地攞了自己一巴掌，嗯，很痛，不是夢境。

吳玲見三道藍光寸功未立，臉色鐵青地抬手，又再發出三道如針一般細小的藍芒，只是三聲響聲後，那黃色光罩仍完好如初。

男人囂張地大笑著：「哈哈，憑你既道術都想殺我陳六，發完夢」話還未說完，陳六卻用手掩著胸口，臉色發白，滿目驚慌地望著吳玲：「你竟然有冰針咳！」他張口吐出一大口略顯紫黑的鮮血，一副受傷不輕的樣子。

旁邊老者見狀大駭，立刻上前擋在陳六身前，大袖一揮，接下了又再飛出的三道藍光，另一手一把拉起陳六便往欄杆處跳。

我正想提醒他這裡是三樓，跳下去跟自殺沒分別，但卻見吳玲大喊一聲「咪走」之後亦跳了下去，然後整條走廊就剩下了我一人。

我連忙跑到欄杆邊往下望，但操場上卻是無人。

我又掐了自己一把，確定了剛才不是在做夢，心中思緒萬千：他們是什麼人？為什麼目標好像是我？我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嗎

「鈴鈴」刺耳的下課鐘聲把我拉回到現實，我想了想應否早退回家休息或者是冒著被人當成精神病的風險報警求助，思考了兩秒，最後還是決定帶著滿頭問號回到課室上課。

「志亮，你無事丫麻？吳老師鬧你都係想你好姐，你唔中意聽既就當佢唱歌啦。」回到座位，我的鄰座黃君儀貼心地開解著我。看樣子，她是以為我被吳老師狠狠地訓導了一頓。

話說回來，我這鄰座也算得上是女神級美女了，黑長直和酷似黑雪姬的樣貌迷得校內男生神魂顛倒，聽說善於迷惑人的她平均每天都會收到表白，不過她一個都沒接受。

「我無野嗰，多謝你。」我答道。那絕美的容顏和甜美的笑容的確很有殺傷力，不過現在的我滿腦子都是剛才發生的事，並無心情去跟她有進一步「交流」。

「哼，衰人，唔理你喇。」

我搖搖頭，決定不搭理她了。

「Stand up, good morning class.」原來數學老師已經來了，他是個剛從數學系畢業的大學生，除了很肥外，就是個標準電車宅男。平時講課各種1999，幸好他還挺有熱誠，常會替我們補課，所以我對他印象尚算可以。

「今日我地學新野，叫angle at centre twice angle at circumference，姐係圓中心角會係圓周上既角既兩倍」聽他說了幾句後，我這個「靠關係進來band 1學校」的壞學生已難以抵抗周公的邀請，趴在桌上沉沉睡去。

「志亮，其實其實我中意左你好耐，我我地可唔可以一齊啊？」黃君儀紅著臉，雙手拉著裙角，低著頭，一臉害羞的樣子。

望到眼前這個情境，我有點不知所措起來。她慢慢地步向我，雙手纏到我頸上，把臉貼到我面前。「佢佢想做咩？」我感到自己心跳已快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地步，我閉上雙眼，等待著即將貼上來的嘴唇

「起身喇，上堂啊，仲訓！」背部一陣劇痛，我略一疑惑，映入眼簾的是另一張絕美的臉，只是望到這張臉我卻渾身一個激靈——英文老師張瓏！

「Good morning, Miss Cheung」我立刻站起身來打招呼，心中祈禱著她今天心情好，不然我就要遭殃了。

她笑意盈盈地讓我坐下，我抹了一把冷汗，暗呼僥倖，上次俊言欠交功課被她一巴掌搵得左臉紅腫了兩星期的情景我仍記憶猶新。

想到此處，我狠狠地「睥」了一眼坐在我後方的俊言，責怪他竟不預先在張瓏進課室前叫我起來，他望向窗外裝作看不見我的目光。

課堂上到一半時，門外傳來敲門聲，我側頭望去，門外的人竟是吳玲！

「唔好意思，我想搵一搵陳志亮。」吳玲用一副「麻鷹望向小雞」的眼神盯著我，我心中一股寒意油然而生，但我並沒有什麼方法說不，只好硬著頭皮走出教室。

她用眼神示意我和她一起走到走廊盡頭，我劈頭就問：「你到底係邊個？你地係咩人」

她打斷道：「停，我知你有好多問題，你一個一個問，我盡量答你，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就係你一定要保密。」

「你係邊個？」「道士吳玲。」

「個兩個人係咩人？」「兩個道士。」

「我同你地有咩關係？」「你係三清轉世。」

「三清係邊個？」「道行好高既道士。」

「咩係道士，捉鬼個啲？」

我問完這條問題後，她卻沒即時回答，而是露出一種追憶的神色，緩緩開口道：

「每個人死左之後都會有靈魂存在係世界上，正常既靈魂係幾日內就會被輪回吸走，姐係永遠係世上消失，不過如果死人被埋係風水地，或者有能人異士用其他方法幫助靈魂，佢就會抵抗到輪回既吸力，而變到可以存在係世上。」

「姐係啲咩惡鬼殺人電影係真架？」我有點無法接受這個類似於動漫《死神》的世界。

「算係啦，不過情況複雜好多，靈魂，姐係俗稱既鬼，存在耐左就會變異，衍生出各種能力，存在愈耐既鬼魂能力就會愈強。」

「例如如果屍體被埋係風水寶地，靈魂就會出現啲對人有正面影響既能力，俗稱既財神爺就係其中一個例子，不過其實佢道行好一般，係民間以訛傳訛誇大左佢。」

「又如果屍體被埋係風水惡地，靈魂就會變異，變得以傷害人類為樂，有啲道行特別深既惡鬼甚至可以直接殺人。」

「不過殺普通人既鬼都係好極端既情況，極少會發生。」

「而我地道士既職責就係消滅呢啲唔應該存在係人世間既鬼，以避免佢地影響到人世間既平衡。」

「咁點解你岩岩要殺個兩個道士？」話剛出口，我便後悔了，因為我見到吳玲的臉色在一瞬間便鐵青起來：「你問得太多了，走。」然後她拉著我的手，另一隻手在地上畫了一個半圈，淡淡的藍光隨著她的手擺動而顯現於地，在腳底形成了一個天藍的半圓形。

我還未來得及反應，便已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渾身變得毫不受力。但這感覺只維持了約一秒後，眼前又重新出現了光，第一眼所見的是一道天藍的門，室內擺設跟我學校的會議室一模一樣——這根本是會議室！

「到放學之前都唔會有人黎打擾，門口我落左封印，你唔洗旨意走，我而加出去幫你搞早退啲野，你睇住個本書先。」吳玲一指會議桌上的一本黃皮書，示意我拿起來看。

我走近望望，書面用紅色朱砂寫著「道法入門」四個正體大字，翻開第一頁後，我便像受到某種牽引一樣，沉迷其中而久久不能自拔

不知多久後，我才從書中脫離了出來，吳玲正坐我在對面冷冰冰地望著桌子發呆，她身邊還坐著一個女人饒有興趣地望著我，我定睛一望，卻驚訝得下巴差點掉下來，她竟然是我的英文老師張瓏！

「不愧為三清轉世，第一次睇《道法入門》就睇左三個幾鐘，呢種天賦可以話係天水入面既第一了。」張瓏邊說著，邊向我拋了個媚眼。

說實話，張瓏雖說是老師，但駐顏有道的她卻像二九年華的女孩。另她還是個難得一見的美人，五官標緻之餘，天生還帶有一種誘人的媚態，令人一望她便會生出好感來。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她修煉了一門媚功，無時無刻都在媚惑著人，使人不忍拒絕她的一切要求。

幸好當時的我已知道她是個標準的蛇蠍美人，上次攞俊言的那一巴掌實在令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她對我拋媚眼我反而覺得不寒而慄。

「嗯，的確好好。」吳玲依舊一副死了雙親的模樣。

「志亮同學，咁我地而加要開始修煉喇，你準備好未呢？」張瓏面露微笑地說著，這一笑當真可禍國殃民。

「咪住先，我想問啲野，點解明明天水同道協兩個組織完全係對立，但係吳老吳玲仲叫陳六娶佢？」

從書中我得知了一些關於道術的知識：道術從上古一直傳承下來，不知在何時開始分裂成了兩支。

一支名為「天水」，它們以強大自身為修行的最基本原則，掌握的法術實而不華，威力無窮，以藉此對抗鬼物。天水中亦有人修體術，和鬼物進行近身搏鬥。

另一支則名為「地球道教協會」，簡稱道協，以上古道術為本，提倡先修心再修術，堅持使用傳統道術工具，例如道符、桃木劍等，食古不化，極其迂腐固執，實力一般較天水道士為弱。

但這一說我只信了個三四成——這很明顯是天水所寫的《道法入門》，一味抬高天水而貶低道協，根本只是洗腦手段而已。

我問完那道問題後，張瓏笑容凝滯了一剎那。然後她忽然動了，只聽「啪」的一聲，我右臉傳來一陣劇痛，「嗷！」我發出了一聲尖叫，這才回過神來，明白到在剛才那一瞬間，自己已被張瓏打了一記耳光。

「That is an inappropriate question」張瓏臉上仍掛著微笑。

我摸著右臉，感受著傳來的一陣陣痛楚和屈辱，心中想到我一修煉有成後一定要讓她跪在我面前

我搖搖頭，制止了自己的幻想，開口問道：「三清道人死之前係咩陣營？」

張瓏聽見後，嘆了口氣，緩緩道：「This is another inappropriate question」

我聽到inapro的發音後便覺不妥，望掩好臉頰，但仍難擺脫被搵一巴掌的命運——一股大力把我手擋開，又是清脆的一聲「啪」，我左臉上又被狠狠地打了一記。

唉，我感覺自己應該不是三清轉世，而是耶穌轉世——被打了右臉後還送上左臉。

不過我也得知了我想要的答案：吳玲和陳六肯定有著不為人知的關係，甚至可能是一段孽緣；三清道人死前肯定是道協中的大人物，說不是還是其中的高層。

12

12

「廢話講完喇，開始修煉，要快啲修煉到凡境。」吳玲的聲音仍像萬年玄冰。

在那書中簡略介紹了道術的各個境界，境界方面則天水和道協都是一樣的。

最低層是凡境，絕大部份道士都是此境。判斷標準為修煉出了「道眼」，即俗稱的開天眼，可以看到魂魄和鬼物，當然特別厲害的鬼物也可隱藏自己的身形，連道眼都不能發現。

第二層次則為道境，判斷標準為能操縱寶器（書中無寶器的介紹，我想問她們什麼是寶器，但怕又被暴力對待，只能壓下好奇心）

第三層次為心境，判斷標準為修煉出了「心眼」。心眼算是道眼的進化，任何鬼怪和虛幻之物在心眼下都必無所遁形。

第四層次（書中記載的最高層次）名為神境，判斷標準不詳。書中說神境道士一念即可使道境或以下的存在化成飛灰。（但我覺得這也太假了。）

至於我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凡人，連凡境也算不上，不過我相信我必能成為神境甚至是再往上的道士，到時候，也許我就不會再被人像豬一樣圈養著了吧。

「人之初，性本善」吳玲緩緩地唸著《三字經》，我連忙盤起雙腿，閉上雙眼，集中精神，依照書上所說，去尋找「心中的靈光」。渾渾噩噩地過了不知多久後，我便「看」到了我面前有一小撮光，隨後光芒漸漸、漸漸地擴大，眼前的一切都能清楚「看」到了，但我清楚我是閉著眼睛的。

我所「看」到的一切跟雙眼所見的並無太大分別。不同的是吳玲和張瓏身體都散發出了淡淡的光芒，吳玲是藍色的光；張瓏則是粉紅色。感覺上吳玲的光更耀眼一點，我猜這可能是代表著她道行比較深。

我正想張開眼睛讓她們知道我已到了凡境，但轉念一想，我是三清的轉世，天賦必是十分驚人，我還是不要在天水的人面前太過鋒芒畢露，不然或會招來什麼事情。

事實上我有這種想法也是出於對天水的淡淡敵意和不信任：她們禁錮著我之餘還如此暴力待我，又明知我前世是道協的人，還硬禁錮著我逼我隨她們修煉，定然是對我有著什麼不軌的企圖。

過了幾分鐘後，我才張開雙眼，奇怪的是我用雙眼也能看到她們身上的光。張瓏道：「係咪覺得好神奇呢，因為我同吳玲都係道境，所以會依據我地修煉既唔同道術而有唔同顏色既道光，而凡境或以下既生靈係唔會有道光既。」

「同埋如果有道行既鬼係會有灰色既光，道行幾淺都一定會有。」

「另外，無論人類道士或者係鬼，如果道行好深，都可以隱藏自己既氣息，從而令到凡境既道眼發現唔到佢。」

「咁我幾時開始修煉道術？」我問。

「等多幾日先，你而加法力太少，根本無法修術。」

「呢本書記錄左一啲典型既鬼怪，你一定要背晒佢，廢事你遲啲撞到啲勁野比人秒殺，咁就真係太浪費我地對你既栽培喇。」不知為何她在說「浪費」時我感到一陣心悸。

我接過張瓏傳來的一本黃皮書，書名是《鬼怪百解》，書名旁還有一行秀麗的小楷，寫著「編者：天水婆婆」，天水婆婆？我好似聽說過這個名字，有種奇怪的熟悉感，好像我跟她有著什麼重要的牽連

我搖了搖頭，把那種感覺拋諸腦後，掀起書籍的第一頁：

鬼怪#31 嬰靈

實力：凡境墊底-中等

形成條件：嬰兒屍體被埋在陰氣聚集之地，若死因為墜胎則形成之機率更高

弱點：光和火

備註：無

鬼怪#30 未變異僵屍（非鬼魂類鬼物）

實力：凡境下等-上等

形成條件：屍體被埋在陰氣聚集之地，或以煉屍法煉制而成。

弱點：印堂為其陰氣聚集之地，攻擊該處即可

備註：全身（除額頭外）刀槍不入，防禦能力堪比道境鬼怪。

鬼怪#29 水鬼

實力：凡境下等-頂尖

形成條件：含有極大怨念之溺死者

弱點：火系道術，近身搏鬥

備註：僅操縱陰氣形成水流狀攻擊敵人一項攻擊手段，其本身手無縛雞之力。

鬼怪#20 玄魅姬

實力：道境中等-頂尖

形成條件：女性屍體被埋在至陰或至陽之地，陪葬品中有大量上品玉器，則有極低機率形成。

弱點：以強力法術攻擊其心臟處，可使其行動減緩甚至消逝。

備註：此鬼物善於魅惑人和使人墜入幻境，遇之必須小心應對。另其可修煉至#9玄魅影姬，若遇見此鬼物，必須上報總會。

奇怪的是我只看得到書中前幾頁所寫的內容，#20再往上的鬼怪便像有層迷霧罩住，阻擋著我的視線。

張瓏看出了我的疑惑，道：「你道行太淺，所以睇唔到更上既鬼物，不過你而加撞到佢地都係比人一下秒殺，知黎都無用。同埋本書上面只不過係一啲較為常見既鬼怪，世上仲有極多鬼物係書上無記載的，所以遇到唔尋常既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一次大意既下場可能就係死。」

15

「另外，你而加應該會感覺到身體入面有道氣，個個就係法力，隨住時間過去就會自動增長，或者你可以打坐默念《三字經》。」

「呢個係護身糖，如果有危險可以食左佢，會出現一個護罩。」她遞來一個類似可樂糖的粉紅色糖果。

「同埋道眼已經同你雙眼融為左一體，你而加眯眼唔會再睇到野。」

「而加我會傳送你去番屋企，不過要同你落左個禁言咒先，廢事你亂咁同人講呢啲野。」她抬起左手，手掌中心有著淡淡的粉紅光球，她把光球壓到我額頭上，然後像吳玲傳送我那樣，在地上依次序地畫了六道弧線，只是她畫的線是粉紅色的。

看來愈多弧線代表愈長距離的傳送，唉，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能學會一個個道術呢。我幻想著自己意氣風發地在女同學面前施展一個個法術的情景。

一瞬間的失神和漆黑後，我便發現自己已回到家中。

家中一如既往，空無一人（父母親長年公幹外遊，我跟一人獨住沒甚分別），我打算先換校服後再打坐一陣子，驗證一下張瓏所說是否有效。

當我經過廁所的那面鏡子時，驚見額頭上寫著「三清」兩個黑色大字。我頓時就無言了，難怪他們一看見我就知道我是三清轉世。

第二天清晨。

「早晨啊志亮！」君儀在遠處向我打招呼，我正想著竟然這麼巧，能於上學途中在街道上碰到她。抬頭一望，卻嚇得差點失禁——她身體外散發著頗為明顯的灰色光芒，這程度的鬼光明顯要超過吳玲，這是一個比吳玲更強的鬼物！

「咦，你做咩啊志亮，係咪唔舒服？」她注意到我的目光，臉上浮現出一種詭異的笑容，我深感不妙，連從口袋裏掏出張瓏給我的糖果放入嘴中。

「比我摸下額頭有無發燒丫。」她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速度出現到我面前，當我反應過來時，她的手已經快要碰到我的額頭，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咽下口中的糖果。

頓時，我被一個粉紅色的光罩圍住，我緊張地望著那如玉般白的手，只見食指輕輕一戳，粉紅色光罩便如泡泡一樣破裂了。

我邊在心中咒罵張瓏的祖宗十八代，邊用我平生最快的速度閃躲開「君儀」的這一指——我竟然躲過了！但此時顯然不是高興的好時候，因為她另一隻手又輕輕地拍向我，這一拍望去有種柔弱的感覺，但我絲毫不懷疑這一下絕對可以把我拍飛。

我窮盡了全身的力量欲避開這一擊，但卻發現我必能會被打中——實在是太快了！我看著逐漸放大的雙手，無計可施的情況之下只好閉目等死。

「啪」的一聲，不像是人手拍在額頭上的聲音，反而像是開傘的聲音，而我亦無感覺到痛楚。我睜開雙眼，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身穿桃紅色和服的女人，她正拿著一把櫻花傘擋在我面前。

竟然是她！那天早上在公園我就見到個「被陳六推銷著」的女人，當時我還好奇為什麼有太陽的早上她還要拿著把櫻花傘，現在我竟被她所救。

她轉頭對我微微一笑：「天水總會助理副會長池田利奈美，請多指教。」她竟然用日語作自我介紹，幸好我平時在家無聊亦有自學日語，不然跟她就無法溝通了。（所有外語均用書面語作紀錄）

定睛望著她，樣貌雖然算不上是極美，但亦是中上了，特別是潔白如雪的肌膚和玲瓏有致的身材很容易令人想入非非。

不對，怎麼我現在還在關心她的樣貌身材？旁邊還有一個大敵！我側頭一看，「君儀」竟然已經消失了？她被這個日本女人一招就收拾了？

「鬼鬼祟祟地躲在凡人的身體內可不是你的作風啊，妳已經傷得無法在太陽下現身了嗎？」池田利奈美不屑地望著對面說道。

她的聲音真好聽，去當聲優肯定年入過百萬。得知自己已安全後，我又開始胡思亂想起來。

我順著她的目光望去，「君儀」竟站在我第一次見到「她」的位置，難道「她」一直都沒有動嗎、剛才我所看見的只是幻境？也對，即使張瓏給我的護身物再普通，也不該連阻攔片刻也做不到。不過我卻有種感覺，若我剛在幻境內被「君儀」拍死，那現實中的我也必然會死。

「君儀」聽到池田利奈美的話語後沒有任何反應，仍是站著一動不動。池田利奈美見狀，沒持傘的一隻手捏了個蘭花指，濃烈的桃紅光隨即在手上浮現，形成了個桃色光球。接著她一揮手，光球被甩出後形成了一道虹光攻向「君儀」。

「君儀」望到此攻擊後，臉色大變，然後竟然緩緩地像暈倒一樣倒下，從身體中出來另一個散發著灰氣的美貌女人，只是她的身體十分虛幻，左腹處的灰氣明顯地比其他地方為淡，一臉凝重地望著襲來的虹光。

18

女鬼？幻境？

她是玄魅姬！#20的玄魅姬！

我竟遇到這種恐怖鬼物還能活下來，不得不說我運氣真是夠好的。

玄魅姬張開口，噴出了一道漆黑似墨的黑氣迎向虹光，然後虹光以一種極快的速度消融著，當消滅了虹光後，玄魅姬又把黑氣吸回去，只是身上的灰氣明顯淡了一個層次。

在玄魅姬應對虹光的時，池田利奈美已完成了另一個法術——她一揮櫻花傘，便散落了一地的櫻花花瓣形狀的光芒，其中四片「花瓣」隨著池田利奈美的手指擺動而迎向玄魅姬，目標正是其心臟處。

玄魅姬望著飄向她的花瓣，先是露出絕望神色，及後用一種哀怨之極的眼神望著池田利奈美：「你也會死的，你這個賤貨，你絕對會」花瓣割破了玄魅姬心臟處的灰氣，穿透而過，接著旁邊的灰色氣流漸漸化為虛無，最後玄魅姬虛幻的身影慢慢淡化、消失

「謝謝妳救了我，利奈美小姐。」她聽到後又對我一笑，道：「你太客氣了，三清先生，上次在公園有那兩個道協的小朋友阻礙著，還沒跟你好好地聊一聊呢。」

原來如此，怪不得我奇怪為什麼道協的人在看到我後不立刻把我帶走，看來是被利奈美所阻擋著而無法對我下手，而恐怕利奈美也不是陳六和那老頭子的對手，所以他們才會接著到學校來找我。

「這裡人太多了，不方便談話，有機會再跟你聊吧，三清先生。」她轉身便走遠了。望著她的背影，一種難言的熟悉感在心中浮現，當中還包含著少許的歉疚？不知為何，我現在好想上前去拉著她的手、好想緊緊抱住她、好想

我已踏出步伐欲追上前，但卻發現了另一件更驚駭的事而令我止步——她沒有散發出道光，另她身體雖看似極真實，但仍有少許虛幻的感覺，而且聚集而來的途人也發現不了她。我難以自制地問道：「為什麼妳的身體是虛幻的？」

她腳步一頓，答道：「這是一種道術，名為虛影術，可以使法力更大程度的發揮出來，也可以使凡人無法看見自己，在和鬼物搏鬥時則可以更為方便，免得還要用道術洗去那些凡人的記憶。」話畢，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虛影術？那不就是隱形了？如果我學會了，那不就可以做些刺激的事了？我抹了抹嘴角的口水，暗想著一定要學會這種法術。

19

「個個女仔好似暈左啱，洗唔洗叫白車？」

「個男仔同邊個講緊野？係咪痴線佬黎架？」

「都係咪喇，報個警安全啲，陣間個女仔有咩事。」

我懶理這些路人，走到君儀身邊看看她有沒有什麼大問題，雖說通常被鬼上身後，只要不是持續太久，一般只會虛弱幾天後便會回復正常，但我還是有點擔心她。

說起她，其實我自己也說不清對她是怎樣的感覺，我每天都會在課室裏跟她鬥嘴，又會說說老師、同學間的是非，又常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吵上半天，又曾瘋狂至一天幾百個訊息

若說我對她只是朋友的感情，但其實我內心深處又渴望與她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若說是情人間的愛慕，又似乎不太準確。

也許，每個男孩都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經歷。那個紮著馬尾，一臉純樸的女孩叩開了我們愛情的大門，你願意陪她聊電話至翌日凌晨而一夜不眠、你願意為了博她一笑而付出所有、你願意永遠陪伴著她或許多少年後當我們回顧這段記憶，會笑著說當初真傻真天真；會哭著說最後她最後還是選擇了另一個他，但卻絕不會說後悔愛過她

「白痴仔，望咩呀，未見過靚女呀？」原來君儀已醒過來了，正一臉茫然地望著我，我上前抱住了倒在地上的她，她微微地掙扎了一下，但虛弱的她無法掙脫，整個人軟倒在我身上。

感受著懷裏的軟玉溫香，望著她美艷的容顏，不自覺地把頭靠去她臉頰

她一把推開我，退到一旁羞怒地望著我，旁觀的幾個男途人「woooo」地起鬨，令我更為尷尬。

「仲望，行啦，番學喇。」她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後走出了圍觀的人群，我當然立刻跟在她身後。

回到學校後一切如常：上課、下課、小息、午膳、再上課反正我每一節課都在睡覺，只有小息和午飯時間才會醒來和其他人閒聊。

放學後。

「喂岩岩君儀含情脈脈咁望住你笑啲，上啦！」俊言搖著我手臂，示意我快去「聊」君儀。我回應了一句粗話，再向他比了根中指。

俊言是我既最佳損友，戴著副黑框眼睛，一臉乖乖書生的模樣，成績與我是天淵之別，所以老師和不太熟悉他的同學都把他當模範生崇拜。但我這個最熟悉他的人卻是知道他內心和外表完全是截然相反，滿腦子都是些不乾淨的思想。

「你竟然想食黃君儀，志亮，睇唔出你咁有大志啲，加油！」又一把淫邪的聲音傳來，開口的是我另一名損友文俊。他幾乎每天都會被訓導叫去教訓一頓，算是個典型的「不良學生」，這點和我倒是臭味相投。

「志亮，跟我黎會議室。」吳玲不知從哪冒了出來，打斷了我們的嬉鬧。

我尾隨她走去會議室，果不其然張瓏已坐著，正用色迷迷的眼神打量著我。「比姐姐望下你法力點樣丫。」張瓏也沒徵求我同意，便伸手抓住我脈門，幾秒後，她露出一副「見鬼了」的神情望著我：「竟然修煉得咁快，不愧係大能轉世！咁好啦，你既法力已經足夠學道術，而加我地就開始啦。」

她從不知哪拿出一本黃皮書，書中有著秀麗的字跡：傳送術、迷惑術等等一行行地列在書上。

「你而加要先學誓言術。」她拉著我的手按到「誓言術」上。片刻後，我感到腦海中多出了一點什麼，然後就可以施展誓言術了——就像活動手腳一樣，該法術成了我的本能的一種。

我想開口問她們有沒有虛影術可學，但張瓏已搶先口道：「而加你用誓言術以你既生命發誓，永生永世都效忠我天水盟。」她仍是一副笑意盈盈的模樣，絲毫不認為自己的要求有過分之處。

狼子野心，狼子野心！他們的目的就是把我和天水綁在一起，從而可以削弱道協的實力而又可以增強自己，此消彼長之下，天水即能夠更好地和道協抗衡！

21

「拿，你發完誓仲可以生存落去，你唔發誓既話我而家就殺咗你，你自己揀喇。」她笑得更加燦爛。

「唉，你地啲敗類仲係咁霸道，變都無變過。」正當我不知所措之際，一把男聲驀地響起。

張瓏臉色大變，我抬頭一看，陳六、老伯還有兩名男子不知何時出現了在會議室，除右邊那男子外，他們都散發著金黃色的道光。

左側男子似已屆不惑之年，作道士打扮，面目莊嚴，不怒自威；右側男子則完全相反，年輕得像十七八歲，一身体閒裝扮，俊美的臉上掛滿了玩世不恭的神情。

陳六、中年人道光的亮度比吳玲高上一個層次，跟玄魅姬相差無幾，張瓏和老伯在伯仲之間，青年人則沒有散發出道光，看來應該是道行太高而我無法看到。

「陳二、陳三，竟然係你地兩個，真係睇得起我地玲瓏心喎。」吳玲依舊是一副冰冷的語氣。

俊美少年嘻嘻一笑：「早就聽聞玲瓏心係出名既兩個絕色佳人，兩人聯手更加係道境無敵手，今日一見，果然名符其實。不過，你地十個加埋都唔係我陳二既對手，都係快啲係我面前消失，唔係既話，我就被迫要辣手摧花喇。」

十個？我向周圍望去，八名穿著黑色忍者衣服的人不知何時出現在會議室內，都散發著與吳玲相當的紅色道光。

看來這十個就是「看守」我的人。

「拿，你地而加走仲可以生存落去，你地唔走既話我而家就殺咗你地，你地自己揀喇。」中年男人陳三把句子原封不動地奉還。

「殺我地？大言不慚！」張瓏和吳玲抬手揮出粉紅和藍色的虹光，在半空一合，化作一個淡紫的心形攻向陳二。

陳二仍不屑地望著她們，也未見他有什麼動作，紫心在飛行途中便逐漸失去了色彩，在攻擊到他前已化作虛無。

張瓏大喊一聲：「玲瓏心！」又是兩道虹光打出，但卻比剛才凝煉得多，虹光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立體的紫色心臟，還在微微顫動著，就像真的心臟一樣，飛快地飄向陳二。

陳二顯出好奇的表情：「傳說中秒殺一切道境既玲瓏心？我睇又無傳聞中咁勁喎。」他從不知哪裡拔出一把桃木劍，連著劍鞘一同劈向黃心。

「咄」的一聲悶響，看似非常詭異的心在接觸的瞬間便崩潰了，化作一片片碎片，隨即消失不見。

張瓏面如死灰，狠狠瞪了陳二一眼：「心境巔峰、你竟然係心境、仲係要巔峰！估唔到你先係陳家最耀眼個個！哼，你地真係重視三清！」

陳二說道：「過獎喇，不過我睇在六弟面上先唔殺你地，如果再不知好歹既話，呢到就係你地十個既葬生之地！」

張瓏冷哼一聲，不甘心地說：「師姐，我地走。」吳玲用複雜的眼神深深地望了陳六一眼，陳六裝作看不見，故意把視線投向另一邊。

吳玲長長地嘆息了一聲，隨後便低下頭來在地上畫著弧線，散亂地畫了幾十道線後，十個人連同那些線都消失無蹤。

但若定睛望向該地，則可見吳玲剛才所處的位置有幾滴晶瑩遺留，好像在訴說著一些什麼。

23

張瓏他們都走後，陳二望著我，一臉笑意：「以後你就係我地道協既人喇，我地唔會要你立咩誓，自我介紹番先，我叫陳二，心境巔峰。」

「陳三。道境巔峰。」「陳六。道境巔峰」「我係陳六既護衛。道境中期。」

「咁有無陳一陳四陳五？」

陳二聽到我的問題後很是尷尬，頗有點不好意思：「有，我地六兄弟姐妹跟一至六排列。」

他們的父母真是奇才。

「首先我要代道協同你道歉先，本來天算師祖係算到香港荃灣呢到會有奇怪既事發生，而我地都無話太重視，所以剩係派左陳六過黎，無諗過竟然係三清轉世，遲左黎接應真係唔好意思。」

「我估佢地都無同你講轉世啲野架喇。簡單黎講道境以上既道士就可以自殺轉世，而佢既下一世會係十七歲個陣顯現出一啲特徵而比人知道。當然啦三清係因為對自己有絕對既自信先會將個名刻係額頭到。」

「下一世會有極驚人既天賦，修煉法術極快，直到達至原先既境界為止。而過程中會逐漸覺醒同融合前世既記憶，當回復前世實力，就都係覺醒全部記憶既時候。」

我問了個我最想知道的問題：「三清上世係咩實力？」

陳二一愣：「我都唔知點答你好，佢既法力係心境比較勁既一批，實力接近神境，但係佢既境界係道境巔峰，因為佢無修煉出心眼。」

「而導致呢個情況出現既原因係佢獨創左《一氣化三清》既法術，可以分出兩個同自己一模一樣既分身，所以佢既實力係超越心境巔峰既。但因為心分三用，佢既心力就剩番三份之一，所以一直都修煉唔到心眼。實力都達到瓶頸，所以決定轉世再修。」

「呢本係一啲基本知識，你睇熟左先。」他傳來一本黃皮書。名《道法簡解》，編者：天算子。嗯，好熟悉的名字，我想我前生肯定認識這個人。

當中的內容和張瓏的那一本《道法入門》無太大分別，只是當中對天水的描述變為了：棄上古傳承而求個人之強大，棄道心而僅修道術，捨本逐末，自步歧路，實力低微，難成大器。

我無言以對。

「咁你以後都跟我地修道啦，可惜你已經入左凡境，唔係既過根據正常程序係應該先修一千零八十日既道心先，不過無所謂啦，三清轉世，道心都應該好堅定。」

幸好我一開始不是跟道協的人學道，否則還要修一千多天道心？聽起來就悶得很，恐怕我肯定會堅持不下去，真要好好感謝一下那個日本女人。

「我地道士最主要既手段就係符篆，姐係符上面既野，畫符其實係將法力儲存既一種手段，係對敵時就可以以自身法力為引，激發出符入面既法力。」

他接著拿出幾疊厚厚的符紙和兩本書，說道：「呢一本係《符咒詳解》，一本係《鬼物大全》，你拎走自己鑽研下，始終我唔係你師父，都無資格做你師父，我地正統道士對師承睇得好重，所以我唔可以教你太多既野，唯有靠你自學。不過你有前世既記憶同天賦，應該好快可以有自保既能力。」

「呢幾個月我地都會隱藏係你附近保護住你，不過你自己都要小心，始終有危險個陣我地都無可能即時出現係你身邊救你，同埋呢個世界上未知既野太多，有啲危險係可以一瞬間就會出現，根本唔比任何人有反應既時間。」

說完後，他拿出一個黃底紅字的符咒一揮，該符便燃燒了起來，只一眨眼，他們四個便已消失不見，也不管我還有著一肚子的疑問欲問他們。

我只好選擇隨遇而安，把書籍和符紙收拾好便離開會議室回家去參悟一下那兩本書。

在書中我得知到畫符所要用到的工具只有符紙，符筆不是必須的，而電視中道士畫符所要用到朱砂則是假的，因為畫符的最根本目的是把法力封在符內。

我決定先畫個最普通的「驅陰符」，作用是驅逐陰氣，若把它貼在鬼魂類鬼物身上則可造成巨大傷害。

當中的範例是一個類似於象形文字的「山」字，看似很簡易，但我怎麼畫都不太像它範例的樣子，最後我也不管那麼多了，直接用雙指夾著，然後再以法力激發它，頓時該符無火自燃，我嚇得差點把它拋掉，但卻發現「火」卻沒有熱力，而是有種暖暖的感覺，我知道這是因為這不是真火，而是與陰氣相對的陽火。

然後我就這樣望著該符燒啊燒，最後只留下一地的灰燼，什麼都沒有發生。

說好的陽火大爆發來驅逐陰氣呢？這樣就是大爆發了？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我所畫的圖像跟示例的不太一樣，也沒有出現書中所說的「成功畫好一道符」會令該符紙散發出極淡的光芒。

我繼續很有恆心地畫了幾道符，但是半小時後，我便因零成功率而決定放棄了。

翻開《鬼物大全》，發現當中的內容跟張瓏的那本近乎一樣，不同的是部份鬼物被特定的符咒所剋制，例如：

鬼怪#30 未變異僵屍（非鬼魂類鬼物）

實力：凡境下等-上等

形成條件：屍體被埋在陰氣聚集之地，或被邪惡修士以惡毒的煉屍法煉制而成。

弱點：印堂為其陰氣聚集之地，以強力陽火攻擊該處即可///用滅屍符貼於其額頭處可直接使此鬼物失去活動能力

備註：全身（除額頭外）刀槍不入，防禦能力堪比道境鬼怪。

鬼怪#19 影兵

實力：道境上等

形成條件：不詳，但相信與邪惡修士有關

弱點：被雷電所剋制，九雷符可將其秒殺

備註：通常為邪修/高等鬼物之手下，近身戰鬥能力強悍，建議以捆仙符將其綁住再以雷符擊殺之。

而我也只能看到#19，再往上的便無法見到了。

看完後，我覺得對付鬼怪還是正統道士比較穩妥，天水全都是以暴易暴，這邊卻輕飄飄的一張符就能搞定鬼物。

光陰荏苒，轉眼間便過去了兩個多月，我仍保持著每天上課睡覺，下課修煉的習慣，但畫符的成功率實在太低（其實是零），畫了幾天後我便決定正式放棄，打算道行再高點時再作練習。

雖然符咒一道上沒多大進展，但我的法力修煉上卻進步神速，我估算著自己現在已接近道境了，可惜沒有個寶器讓我來試驗一下。

「各位同學，有個好消息宣佈，學校知你地學業辛苦，所以特登安排黎緊一個星期都去廣東省個邊做交流。」吳玲神奇地失蹤後，學校就安排了我們數學老師何柱來當我們的班主任，正如前文所提，他是個剛從數學系畢業的大學生，除了很肥外，就是個標準電車宅男。

聽到消息後，班上的同學都好像無甚反應，少部份更流露出厭惡的神情。畢竟去大陸作交流肯定很無聊吧，搞不好還要住髒得要命的賓館和跟著個「後面的同學們我們走」的導遊，想想都毛骨悚然。

「好啦而加大家自行分組，你地二十八人，就四人一組啦，男女自行分配。」

我、文俊、俊言自自然然成了一組，正當我們苦惱著還有一個組員時，君儀湊過來道：「我地一組啦。」

文俊做了個誇張的表情：「哇！同校花一組，我好受寵若驚喎！」然後被君儀狠狠地掐了一下。

「好，你地已經分好組，而加我講下一啲要注意既野」

唔知去廣東會唔會有啲好靈異既事呢？如果有既話咁本道士就可以斬妖除魔，替天行道，到時君儀一定會覺得我好型好有男子氣概，跟住喊住咁話要嫁比我，嘻嘻

「放學喇陳志亮，仲訓！仲要訓到流晒口水，你好核突啊啊啊啊！」

回家後，驚見桌上有張便條：

廣東一行切記小心，吾推算得汝此行不甚安穩，唯終該可化險為夷，現余贈君上品桃木劍乙把，望多加保重，萬事小心為上。

下款留的是天算子，我知道我前生肯定認識他，但搜索枯腸，亦回想不起絲毫片段，只記得他好像是個連說話都滿口「之乎者也」的怪人。

其實不用他提醒，我自己亦總是覺得此行不會一帆風順，冥冥之中好像有種感應告知我此行會十分驚險，於是我決定多畫幾張符，有備無患。

四天後。

不得不說我畫符的技巧實在是太拙劣了，畫了幾天都只畫了幾道符，成功率實在是低得太可憐了。

最後我帶著四道驅陰符、兩道乙雷符（可發出一道雷電劈向敵人）、一道滅屍符和一道金甲符（激發護罩），再帶上一把桃木劍，便出發前往廣州了。

在坐了不知多少個小時的旅遊大巴之後，我們終於抵達了居住的地方——竟然是軍營裏的宿舍、還是沒有冷氣的那一種像豬住的地方、明天還要八點起床做早操！

我邊咒罵著想出這個活動的老師，邊垂頭喪氣地拿著衣服去洗澡。洗好後，回到男生宿舍，我們會合了君儀。

文俊：「喂不如我地講鬼故咯。」

君儀不屑地應道：「講乜野鬼故啊，難得黎到個陌生既地方，緊係出去探險啦！」

探險？唔知會唔會撞到鬼呢，如果撞到既話本道士就可以大展神威！我修煉左咁耐都仲未消滅過鬼物，今次一定係個好好既機會！

當我正想表示同意時，俊言卻反對：「下，唔好咁恐怖啦，好危險架。」

君儀挑釁道：「挑！你咪生人唔生膽啦！你係咪男人黎架？唔通你無？」說罷，低頭瞥了眼俊言雙腿之間。

原來佢係咁淫蕩架，平時都唔覺，一出旅行就本性大發。

俊言臉在一瞬間便紅了，不服氣地說：「你試下咪知我有無囉！」

君儀直接無視了他：「好啦，出發喇！君儀探險小隊出發！廣州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我、文俊、俊言三個人用一種「這女人瘋了」的眼神望著她。

我們偷偷地溜出了軍營，君儀用google maps找附近有沒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在凌晨時分走在空無一人的荒郊野外，不得不說真是有點滲人，特別是我還能看見鬼！看到一個個靈魂在黑暗之中飄來飄去，林木之間還不時露出一張張鬼臉。雖然我知道它們並無攻擊能力，仍不禁感到有點心寒，但我沒有遲疑，仍希望出來探險，還希望著最好多來幾個鬼怪讓我有表現自己的機會，那樣他們會很崇拜我吧！

正走了沒多久，突然我旁邊傳來「呀」的一聲女人尖叫，然後又是兩聲男人尖叫，我強忍懼意，望向他們，發現文俊和俊言都正看著君儀。

君儀顫抖著道：「地地下有有野」

「刷」三道手機電筒照向君儀腳下，一個不知名物體正閃爍發光，好似是金色？我們再仔細地望了幾眼，然後驚喜地發現這竟然是金條！

我們連忙決定把它拾起，暫時放到我的背包裏，回去後再作分配。

我們再邊拿著電話照腳下邊走。

「唔知會唔會再搵到金呢？」君儀一臉貪心。

「發夢」話還未說完，我竟看見在不遠處也有著閃閃發亮的物體，竟又是一磚金！

而該金塊的另一邊約五十步距離也有一塊手拳大小的金條！

我們邊抱著「發達了」的心態，邊一路拾著路上的金子，卻絲毫沒發現我們已愈走愈遠。

拾了不知多久後，我們看到遠方有一座洞穴，而裏面堆滿了一個個金璨璨的金幣，就像一座金山一樣！沒有絲毫的猶豫，我們帶著一種極興奮的心情踏了進去。

踏入的第一步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因為我渾身變得毫不受力起來——這是一個傳送陣！

「啊！點解會咁，我岩岩做左啲乜，嗚哇，點解我會咁，我我好驚啊」一瞬間後，君儀帶著哭腔大喊著。

我也像突然醒覺一樣，從剛才那種興奮的感覺中恢復了過來，然後又不禁一陣害怕，剛剛的我就像沒有了自我，只依靠著某種牽引在行事。

平時比較文靜的君儀在剛才竟然主動開黃色玩笑，還極力提議要出來探險，而平時比較冷靜和怕事的俊言竟然被挑釁了兩句會出來探險、我竟然滿腦子都是想著表現自己、一路上還有著金子引誘著我們到此地

肯定有什麼鬼怪作祟，而且這肯定不是凡境道境鬼怪能做的，說不定是心境甚至更高。

在一瞬間我便對敵人的實力有了個粗略的估計，但隨即又開始暗暗苦惱，要我對付一些不入流的凡境小妖我肯定是手到擒來，但面對心境的鬼物，恐怕它一巴掌就能把我扇飛吧！一想到我等等竟要面對個比玄魅姬還厲害的鬼物，我便感到無計可施。

對了，陳二！他說過會在我旁邊保護我，也不知道他有無看到我進來傳送陣。

但我也不能把希望全都寄託在他身上，必要時還得自救。我藉著不知為何會有的微光打量了一下周圍，發現只有前方有路，其餘三面都是石頭，我拿著手機的電筒往前一照，照到的竟是一口棺材橫在路中間！

我祈禱著裏面的屍體沒有成為僵屍，不然就麻煩了。

但片刻後，我便發我的禱告並無實際作用——棺材板「嘭」的一聲爆裂開來，棺材中伸出來一隻潔白如雪的手、然後是手臂、身穿紫色輕紗的身體

眼前的女人梳著髮髻，年約三旬，姿色則一般，緊閉著雙眼，若不是剛看見她從棺材中爬出來，我肯定會以為她是個正常人類。

30

她散發出的鬼光遠遠比玄魅姬為暗淡，這令我安心不少，看來她也就跟我一樣是個凡境的小嘍囉而已。

她出來後像有感應地望著我，遲疑了一秒後，便張牙舞爪地撲向我。君儀他們看到這詭異的一幕嚇得尖叫起來，只是我現在也沒空去管他們了，雖說她只是很普通的一隻鬼物，但我若有絲毫大意，也可能會命喪她手。

我強忍著顫抖，從口袋掏出金甲符激發，看到身邊的金色護罩後我才鬆了一口氣。

在我剛完成護罩時，紫衣僵屍就已走到了我面前，左手握成拳朝我攻來。「啪」的一聲，她一拳打得整個護罩震盪了一下，總算沒有碎裂開來，只是護罩的金光明顯地淡了下去。

她見一拳未能把我殺掉，又伸出右手拍向我，我當然不會傻傻的站著等她破開護罩，在她剛擊中護罩時我已從衣袋中又拿出一道驅陰符，激發後把符放在她右手拍來的軌跡上，「嘭」的一聲，該符燒毀後便化作一大團金色的像球一樣的光芒。

「嗚」她嚎叫了一聲，右手旁邊的陰氣被驅逐得一乾二淨，我順勢把球扔向她，也不管有沒有擊中，迅速地低頭去拿放在褲袋內的滅屍符。

「嗷」又是一聲不像人類發出的慘叫，我想該是驅陰符打中了她，當我摸到滅屍符後，便一把將它貼在紫衣僵屍的額頭上。

貼上的那一瞬間，她就像機器人的電池短路一樣，停止了所有行動，一動也不動地跌倒在地。

我又拿桃木劍劈了她幾下，確保了她真的沒反應後才喘著大氣地坐倒在地，我也沒想過毀滅她，畢竟要滅媲美道境鬼怪的身體談何容易。

幸好畫了一道金甲符，不然憑我慢得可憐的速度說不定就被一下秒殺了。

我轉頭望向君怡他們，但卻大出我意料——他們仍望著我背後，文俊甚至向起手來向那邊指了指。

31

難道滅屍符沒起作用？應該不會吧？

我雖然這樣想著，但身體卻極快地往前跑出幾步回頭望去。

咦，竟然沒有攻擊襲來。我為自己躲過了攻擊而暗喜。

只是我轉頭後便再也無法笑出來了，一個古代士兵模樣的人站立在我面前，身上散發出近似玄魅姬的灰色鬼光。

「主人讓我帶你們過去。」它操著純正的普通話。我猜它應該是#19的影兵，而手下都這麼強了，那它的主人也定必是心境的鬼物，唉，怎麼本道士剛出山遇到的鬼物都這麼恐怖呢？

聽得它此話後，我卻在腦海中盤算著另一些心思：它應該被雷符所剋制，如果我用兩道乙雷符電它，能否擊殺它呢？

想到此處，我偷偷地從口袋中把全部符全部抓到手中，準備找尋機會把它們都扔到影兵身上。

我手剛伸到口袋中，它就冷冷地道：「找死！」只一瞬間就跑到了我面前。我連忙以法力激發並拋出所有道符。

「呼」所有的道符都燃燒起來，然後從我手中飛出了兩道銀白色的雷電和三個金色的光球攻向影兵。

但它沒有閃避，而是就這樣站在原地，呆呆地望著我的法術朝它飛去。我心中暗喜：即便你在道境中算是比較強的，但我就不相信你受到這麼多攻擊後還可以毫髮無傷！

「轟」的一聲，五道攻擊都擊在它身上，它後退了半步，然後又再冷冷地開口：「你們選擇跟我走，還是我把你們手腳都打斷後抬你們過去？」

沒有辦法，我們只好選擇跟上，朝著未知的危險進發。

我們跟著它一直向前走，途中也遇到幾口棺材，單單棺材就散發出淡淡的灰光，裏面肯定不只是剛才那紫衣僵屍這麼簡單，而它們明顯只是護衛而已，這令我對「主人」的實力更加驚懼起來。

走了約五分鐘後，眼前出現一道約四米的木製大門，門上有著一些龍和鳳的雕刻。推開門後是一片光亮，定目望去，是一片頗大的空間，打扮得有點像古時書房的感覺。

光亮的來源是掛著的幾十盞像台灣天燈的燈，一名年約三十、身穿著道袍的男子正坐在一張書桌後拿著一枝毛筆認真地寫著字，桌上還放著一套紙筆墨硯。

男子見我進來後，放下了手中的毛筆，抬頭道：「稀客啊，竟然有凡境巔峰的道士被玄金陣吸引了過來，應該還是一名轉世的道士呢，可惜你今世遇到了我，是注定要身死道消了。」

我進來後便驚駭的說不出話來——書桌上的所有東西都散發著淡淡的白光！甚至書桌本身也具有白光。

「寶器」這兩個字在我心頭浮現，但我瞬間就清醒過來，現在可不是考慮寶物的時候，怎樣脫身才是最重要的吧。

我正想答話，男子突然皺起雙眉：「原來還有一位，鬼鬼祟祟地躲在外面，難道要本仙出手請你進來？還有個心境巔峰不敢進來，在外面試圖破陣？做夢吧，本仙人佈的陣法也是你們能破的？」

破陣？陳二？也對，即便他道行極高，但也不會隨意進一些傳送陣法吧，那麼進來的是誰？

「可笑，區區一個活死人也稱自己為仙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好聽的女聲響起，門外走進來一個拿著櫻花傘的女人——池田利奈美！

怎麼會是她？她不是天水的什麼助理副會長嗎？原來她會說中文，那怎麼要裝作日本人呢？

男人聽到活死人三個字臉色大變：「你一個小小的」

話未說完，利奈美就朝他發出一朵櫻花花瓣狀的攻擊。男人右手向後一抓，抓住桌上兩枝毛筆的其中一枝，在半空中畫了個十字，然後半空中出現了個黑色的「十」，簡直如同畫在紙上一樣，十字慢悠悠地迎向飄來的花瓣，花瓣在接觸的一瞬間就像被吸收了一樣，消失殆盡。

利奈美看到眼前一幕如臨大敵：「化墨為道、四十九盞續命燈，你是諸葛亮！」

俊言突然大喊：「無可能！諸葛亮係234年已經死左，佢個墓係」

諸葛亮聽到後，嘆息著打斷道：「小朋友，看來你還在相信歷史的年齡呢。所謂的歷史，不過是當權者希望後世所知道的資訊罷了，一個改、兩個改、每個當權者都希望自己流芳百世，他們以強迫、利誘、謀殺等各種各樣的方法改寫歷史，你所知道的歷史有很大一部份都是一派胡言！」

他接著道：「回想一下你們現今世代，試圖篡改歷史的人還少嗎？再過個幾代人，說不定一些著名的屠殺都會變成零死傷，那些失心瘋的權位者一個個都會變成千古偉人！」

他語不驚人誓不休，還詭異地補充了一句：「如果我告訴你，劉備根本沒有存在過，你相信嗎？哈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你生前應該是個道行很高的修士，在死前不甘心，於是佈下了這續命燈陣。但你又無法離開這幾十盞燈的照耀，所以又在外面佈下陣法引誘活人前來，而你應該有著吸食活人魂魄或者是肉體的手段以補充法力來進行修煉和維持續命燈，說不定到了某個境界你就能不依賴燈陣都得到永生。」

笑聲驀然而止，諸葛亮陰陰地說道：「你還挺聰明，只可惜你快要死了，不然收你做個女奴還是不錯的。對了，劉備還是存在的，剛才跟你們開個玩笑而已。不過也沒關係了，你們都要死了。」

諸葛亮在半空中寫了個「殺」字攻向利奈美，即便我不是受攻擊的對象，也能從字中感受到濃濃的殺意。

「把你們的魂魄都吞噬掉後，可能本仙就可以突破心境，進入到神境了吧，那時本仙就可以永恆存在了！唉，人老了，話都多了，好了，為了我的永生，你們就交出性命吧！」

「看來你活的太久了，連精神都開始不穩定了起來，明明生前是一代英雄，現在卻成了這個樣子，真是可憐。」利奈美把櫻花傘像標槍一樣往前一拋。

「咻」的一聲，櫻花傘變為了櫻花樹的主幹，然後枝葉長出、一朵朵櫻花盛放、然後花瓣掉落、朝著「殺」字飄去。

一片片花瓣化為虛無，但又有一片片花瓣前赴後繼地湧上，最後「殺」字逐漸淡化，消失不見。

諸葛亮面色鐵青：「你手上拿著的可竟然是神器！看來不拿出點真本事還真是殺不了你！」

然後諸葛亮不知從哪拖出一柄羽扇，一撥後，利奈美身邊出現了一片火海，隨後諸葛亮噴出一口鮮血，一臉受傷不輕的樣子。

利奈美看到這一幕也面色難看起來：「你不是真的諸葛亮！真的諸葛亮已經讓這柄神器羽扇認了主，使用時不可能有負作用！」

話正說著，她卻左支右絀起來，一片片花瓣圍繞著她不斷飛舞，但卻難阻火海的蔓延，她桃紅和服上有著地方已著了火。

「哈哈，死吧，吃了你之後我就可以突破心境巔峰了，那時即使真的諸葛亮找來，我也不會怕他了！」

「影兵們，都站著看什麼？快去把那幾個小鬼殺掉，然後把他們的靈魂拿來，快去！」四個影兵轉頭用一種「你已經死了」的眼神看向我。

「看來你還真把自己當作是諸葛亮了啊，竟然敢用我的五行神扇，這麼多年你還是第一次用呢。」室內驀地出現一個與假諸葛亮相貌一模一樣的男人。

「不不可能，你怎麼會感應到，我佈了十三個阻隔探測的陣法！」假諸葛亮明顯地無法接受。

「不可能？五行神扇早已和我融為一體，你不用時我還真無法感應，你一使用它，我就立刻能找到它的位置！好了，你這個不應該存在的心魔，現時也該消失了。」

真諸葛亮揮手一指，從假諸葛亮身體中飛出了一柄純白羽扇，他向著利奈美一扇，正熊熊燃燒著的火海瞬間消失，然後又向假諸葛亮一扇，無數粗大藤蔓憑空出現，把假諸葛亮綁了起來。

「原來這續命燈陣還真的有效，感謝你幫我做了個試驗，好了，你該消失了。」他又朝空中一扇，所有續命燈就陷進了火海，只一個呼吸就被燒成灰燼，被綁著的假諸葛亮也同時化為一道灰氣消失不見。

「讓你們受驚了，他是我突破到神境時所斬下的心魔，有著我所有的能力和記憶。當時的我沒想到斬下時他就已可媲美心境，而斬後我又極度虛弱，所以被他奪了我的神器和一些寶器逃跑了。只是真沒想過，心魔也能跟正常人類道士一樣修煉啊，真神奇。」

「這些寶器就當作是賠罪的謝禮吧。」他一指書桌，桌上的寶器便朝我飛來。

「這個地方也不該存在了。有緣再見吧，四個有趣的小朋友。」

他說了之後，我便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醒過神來時已在洞穴旁邊，只是洞穴的入口已被山石所埋住了，陳二正坐在一旁一臉好奇地望著我們。

「佈陣既人陣法造詣太高，以致到我一開始都無為意，但係你地入左去之後我先發現呢到成個地方都佈左幾十個極恐怖既陣法。」

「係呢，你地係入面經歷左啲咩？」於是我把在洞穴裏的經歷都說了一遍。

「咁你呢三個朋友既記憶一定要洗左去，唔係既話對佢地百害而無一利。」他拿出一張藍色的道符，上面畫的圖案我也沒看到過，應該是比較高級的符咒。

他激發後，符中散出一道金色氣流，在君儀三人臉上一晃而過，然後他們就倒下昏睡過去，金色氣流又重新回到陳二手中，化為一道藍色符。

原來高級符咒還可以循環再用，真神奇。

「你拎住既就係諸葛亮送比你既寶器？傳聞佢用既毛筆係世界上最擅長攻擊既寶器，你應該唔知咩係寶器？」

「寶器姐係一啲天地之間產生既法寶，聽講神族都可以製造，道境既生靈或者鬼物都可以操縱寶器，所有既寶器威力都差唔多，不過係附帶有唔同既功能。」

「同神器唔同，寶器唔洗認主，但都唔可以收入身體入面。」

我從他話中聽出了一些我未曾聽過的東西：「神族？一個種族黎架？」

「係，佢地係最強既魔法師，長生不老，不過會比人殺死，同埋無繁殖能力，所以現今仲存在既神族族人據我推算應該少過五個，但個個都係神境甚至更高既實力，因為比較弱既神族族人都已經比人或者鬼殺晒。」

「世界上仲有一個種族自稱自己做皇族，同神族好類似，不過佢地魔武兼修，天算師祖話呢個世界上得番最多十個皇族族人。」

「呢兩個種族係死仇，好似係因誓言所限，見到對方必須要分出生死，唔係既話雙方都會死。」

「佢地同我地道士一樣，都同鬼物係誓不兩立，但佢地想自己隱藏既身份唔被發現，所以會偽裝做普通人，出手滅鬼都係極之低調，甚至會因為驚身份泄露而唔出手對付鬼物。」

「除左呢兩個種族外，世界上就剩番我地道士，其他都全部係普通、無異能力既人類，當然道士係由有天賦既人類修煉而成既。」

「好喇，你已經知太多啦，你遲啲都會回想番一啲呢個世界既常識，我送你地番軍營先。」

為免他傳送後又突然失蹤，我極快地開口問：「你識唔識天水既助理副會長池田利奈美？點解佢會入左傳送陣？」

他用一種奇異的目光看著我，好像我問了一道很奇怪既問題一樣：「你遲啲就會記番起架喇。」

「唉，斬心魔，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啊」他搖頭嘆息道。

然後他拿出另一張藍色的道符一晃，我、俊言、文俊三人便都回到了軍營，君儀也應該被陳二傳送到女生宿舍了。

望望窗外，已泛著魚肚白，看來覺是睡不成了，唯有研究一下新到手的寶器：兩枝毛筆和三張白紙。

看到這五件東西後，我在心中暗自抱怨道：諸葛亮真小氣，明明桌上還有其他寶器，甚至連桌子也是個寶器，都不肯多給我幾個寶器。

我嘗試著把法力灌入毛筆中，它就一直吸收著我的法力，到我法力耗盡後，它仍沒有出現一種「被我掌控」的感覺。

我打坐了一刻回復了法力，把目標轉向那三張紙身上。我又把所有法力都灌輸了進去，然後發現這並沒有什麼用，法力如同石沉大海，一去不復返。

看來是暫時是無法使用這些寶器的了，空有寶物都無法用，真是煎熬啊。

寶物？金條！昨天撿的金條！我興奮地拉開背包，但裏面裝的全是石頭。

果然是他的心魔，連他小氣的性格都模仿得原汁原味。

「香港的老同學們，打醒精神來！年輕人要朝氣蓬勃，不要一臉沒睡醒的樣子！」某個軍官拿著喇叭大聲吆喝著。

「比我知邊條蛋散諗啲咁既活動出黎我一定打到佢老母都唔認得。」mk仔文俊惡狠狠地罵道。

「我都打埋一份。」我們三人都大力點頭表示同意。

吃罷「饅頭和粥」的早餐後，我們一級一百多人進入了旅遊巴士，準備前往某姊妹學校進行交流。

「各位香港的老同學大家好，我是你們的領隊，也是你們姊妹學校的老師，我姓張，大家叫我梁老師吧。」梁老師就像大陸的標準廣場舞大媽，四十出頭的年齡、水桶腰不對！

她身上竟然正散發著鬼光！雖然極淡極淡，不用心看根本看不出來，但的確是有鬼光！

我怎麼這麼像柯南呢？走到哪裡哪裡就有事情發生。明明有道行的鬼只是極少出現的情況，但卻一直都被我遇到，運氣真差。

幸好我身邊有陳二正保護著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發現這個梁老師有問題。不過經過昨天的事情後，我總是覺得他不太可靠，最重要的時候恐怕還是得靠我自己，但我的道符都用光了，就只剩下桃木劍可以用，恐怕只能應付一些凡境的鬼怪了。

一路上都沒有發生甚麼奇怪的事，梁老師也像沒有發現我是道士，這讓我鬆了一口氣。

「歡迎歡迎香港的同學來交流！」所謂的姊妹學校的位置竟然是在山區，看起來破破爛爛的，但我已沒心情關注它的外觀，因為我已快被嚇傻了——站在我們兩旁正喊著歡迎的幾百個學生全部都有鬼光！無一例外！這是一所鬼物學校！

這時，陳二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呢間學校好奇怪，有種好詭異既感覺。雖然啲學生有鬼氣係身，但係應該都只係被鬼上左身，唔會全部都係實體既鬼物，唔係既話一早已經比大陸既道士清理晒。你要小心啲，呢到背後一定有一個超強既鬼物，可能係神境，我已經報告左協會，應該好快會有人黎幫我地。」

「你道行夠低，我幫你掩蓋左你既道氣，最強個個鬼怪應該唔會留意到你，你試下去探測下呢間學校有咩古怪，不過要自己小心，我要暫時離開，因為我道行高得太明顯，個個鬼物可能會發現我，所以唯有靠你自己，加油啊你，唔好死嗰！」

陳二竟然臨陣脫逃了，我一個凡境的小道士要怎麼面對一隻神境的鬼怪？

我們第一個活動是觀看那些學生上課，看著他們雖然臉上寫滿疲倦但仍聚精會神的樣子，真的很難相信他們是一群「被鬼上身」的學生。

「香港係咪真係好繁華架？」眼前的這個身高不足165的小男孩看似只有十四五的樣子，但他的真實年齡卻已是高三(中六)了，微微駝著的背好像在告訴著人他生活的辛酸。

「都係既，應該好過大陸啦，哈哈。點解你識講廣東話既？」文俊完全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取笑人的機會。

但那個「小孩」卻沒聽出文俊話中的譏諷之意，一臉純真地道：「本地人都識講廣東話，我地學校既人全部都識，不過上堂會用番普通話教。你地就好啦，你地個到係咪餐餐都食肉架？有冇牛肉食架？丫，我仲未介紹自己，我叫葉進明，你地叫我明仔得喇。」

「下，你地呢到無牛肉食架，咁慘既，唔怪得你咁矮，好似營養不良咁啦。」君儀母性大發起來。

「你地學校最近有無發生過咩怪事？」為免話題愈扯愈遠，我決定問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畢竟對著一個可能是鬼的學生，就像望著一個計時炸彈一樣，我實在無法以正常的方式跟他互相交流。

「怪事？冇啲，最怪你地黎左囉，哈哈。其實我地都係前幾日鄭主任宣佈先知呢件事。丫，講起怪事都好似有一件，呢幾個禮拜我好似成日都好劫咁，我問過其他同學，佢地都好似同我一樣，明明已經訓左好多個鐘，但都係冇乜精神。」

奇怪，正常來說被鬼上身後意識應該是被鬼所控制的，而鬼是不會感到疲勞的，難道他沒有被鬼上身、還是被上身後裝作自己仍是正常人？

「係啊，我阿媽最近都話我個人憔悴左勁多，仲問我係咪唔夠訓。」坐著前排的一名女生轉過頭來說道。

說著，朝著走廊上的一塊全身鏡照了照，還拿出一把梳子來整理了一下劉海。

「竟然有人會係走廊到裝全身鏡？咁奇怪既？」我本能地覺得這件事十分不妥。

鏡鏡？有無鬼物係鏡既形式出現？好似有

「哦，個塊鏡係鄭主任係上個月搬過黎既，話放係走廊可以方便我地照鏡，仲會有辟邪既作用㗎。」進明答道。

我心中隱隱地覺得這塊鏡子肯定有甚麼問題，那個什麼鄭主任的舉動實在太奇怪了，找個機會一定要好好鑽研一下這塊鏡子，說不定它就包含著什麼秘密。

「走喇志亮，唔好係到發白日夢喇，夠鐘食飯喇。」君儀的聲音在遠處響起。

所謂的「中午飯」竟然是馬鈴薯炒青椒，然後一碟綠色的不知道甚麼菜——這樣是招待客人的菜餚？我和同學們臉上都寫滿了不滿意。

梁老師道歉著：「因為前幾日先知你地會黎，所以出唔切市區買啲好送，粗茶淡飯真係唔好意思。」

我們邊說著「唔會」、「唔緊要」，邊咽下這些難吃的飯菜。

席間我也看到了「鄭主任」，他是一個年約四十、高高瘦瘦、穿著白色運動服的男人。奇怪的是他身上沒有散發著鬼光，但我卻一點都不覺得他沒有被鬼上身，而是他應該就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午餐時間過後，他們學校有「午睡時間」，我們香港的學生自然睡不著，於是便自行在校園中到處參觀。

「呢間都唔知咩垃圾學校黎，爛到咁既，冷氣又無，風扇又壞。」文俊明顯地對這學校十分不滿意。

「咪係囉，黎啲咁既地方交流，諗呢個活動個老師真係腦入水。」我和俊言附和著。

君儀卻持反對意見：「唔好咁衰啦你地，啲山區學生好慘架喇，黎得就唔好係到嫌三嫌四啦。」

正聊著走著，我們不自覺地又回到了走廊的那塊鏡子旁邊，那邊正有幾個女同學在對著鏡子整理頭髮。

忽然，鏡中飛出一道灰氣，剎那間就傻入了幾名女生的身體裏，她們呆了一呆，之後又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嘻嘻哈哈地走遠了。

再之後這幾個香港女同學就像那些大陸學生一樣，身體開始散發出極淡極淡的灰色鬼光。

這鏡子果然有不妥！竟然會噴出陰氣到人的身體內，只是不知道他們是被鬼上了身還是其他情況，如果真的前者的話，那這鬼物也就太可怕了吧，能夠上幾百個人的身？必須找個機會好好地探究一下。

我故意地帶著君儀他們繞過了那面鏡子，沒有在它前面經過，但沒想到轉角時竟碰上了鄭主任，他還朝我們笑著打招呼，頗讓我有點不寒而慄。

下午的活動仍是跟他們一起上課，我隨意編造了一個不舒服的藉口便騙過了梁老師，回到學校準備給我們的宿舍休息。

由於晚上我決意要去那面鏡子前一探究竟，覺得多畫些符也能夠安全點，於是就坐在宿舍的桌前畫著最簡單的驅陰符：第一張失敗、第二張也是失敗、第三張

可能真是幸運之神不眷顧我，由中午畫到晚飯時間，我畫了都幾百張了，仍沒一張成功。

夜幕低垂。

我躺在床上，正思考著應否冒險去那塊鏡前。最安全的做法當然是等陳二搬救兵過來，畢竟那隻鬼物可能可以上幾百人身，這是一種在以前我根本連想都不敢去想像的能力，它肯定是神境的鬼物，就是不知道什麼它要待在這所學校。

神境鬼物啊，恐怕它一個眼神我就會死了，想到這，我就不太願意去做這種無疑於送死的舉動，但我內心卻像有種感覺，好像我只要到了那塊鏡子前便可揭開事情的一切帷幕，而我也絕對不會有任何危險。

掙扎許久後，我終還是無法遏止心中的念頭，拿著天算子給我的桃木劍（其實按大小而言更像桃木匕首）偷偷摸摸地出了宿舍。

「唉，死就死啦，希望呢種感覺唔好再係咩引誘啦。」我邊這樣想著，邊摸黑走到那條走廊上。

「哼，你果然黎左，我都估到你架喇，就算轉左世都仲係咁中意自殺，今世我一定會殺左你，唔會再有人黎救你！」鄭主任的聲音驀地響起，而走廊上的燈亦同時全部亮起。

鄭主任已換上了一身白袍，和他散發著的濃厚得發黑的灰氣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感受到那些黑氣的邪惡氣息，我內心深處自自然然浮現出一種極為厭惡的感覺，就像看到一個我極為憎恨的人一樣。

「你拎住把桃木劍想做咩？想殺我？憑你呢個廢物？上一世你比我滅左兩個分身仲未識驚？定係你而加得凡境，連前世少少記憶都未有？」鄭主任冷笑道。

很熟悉，這種語調、這種令我厭惡的氣息，很熟悉。

他可能看到我臉上的迷惑，不屑地道：「你仲係記唔起我係邊個？咁呢樣野你記得喇掛，你用既寶器喎，不過比我搶左咁解囉，哈哈」他從口袋中拿出一塊手掌大小、帶有手柄的圓形鏡子。

神光鏡。看到此鏡的第一眼我腦海中就出現了這三個字和它的功能：它是一套七件的寶器，不過當初不知被哪個天才拆散賣掉，故各鏡子都散落在世界各地，難以搜齊。它的作用是在鏡面中發出一道光芒，被此光照到的人都會行動變慢，若法力相差太多則會完全全身都無法動彈，連眨眼都做不到。若能組成七塊神光鏡，可以組成一個極為玄妙的陣法，利用光線折射再反彈等等的原理以困敵，威力超越神器。

「哇」，看到神光鏡的那一刻我就聽到了這個聲音，好像有種似有還無的隔膜碎裂了，之後大量的法力憑空出現，在體內流竄不已，令我覺得自己渾身上下都充滿著力量，而我腦海中也恢復了許多前世的記憶。

「鏡涯，咁多年你仲未死？上次比我打到重傷之後，你就好像過街老鼠咁由香港走佬走到大陸。睇黎你既傷仲未好得晒，唔係既話以你既性格，一定會番番去香港報仇。哈哈，你而加可憐到剩係可以喱埋係呢種學校入面吸食凡人既精氣？一代鬼王竟然比我搞到咁潦倒，真係可憐！」我終於「記起了」他的名字和我以前跟他的恩怨。

他本體是神境的鏡妖，一種獨一無二的鬼怪，天生便對鏡類寶器和神器有著特殊的感應，本來他已搜集了三件神光鏡，得知有一件在我手中，就想殺了我奪寶，但沒想到我拼命之下竟也重傷了神境的他，他怕其他以前跟他有仇的鬼物趁火打劫，從香港走到大陸養傷避難。

他聽到我的嘲笑後，臉上冷笑漸漸收斂：「你真係咁想死？放心，你搞到我咁樣，我唔會比你咁易死，係死之前我會令你感受到咩係真正既絕望同埋痛苦！而加岩岩入道境既你根本無可能係我既對手，成個廣州除左諸葛亮之外，根本就無任何一個神境，最勁既得兩個心境巔峰，唔會有人可以好似上次咁救到你！我保證，你會死得好難睇！」

聽得他這樣說，我卻沒有一絲害怕和慌張，因為在我回復了記憶後就「知道」了一個絕對可以滅殺他的方法。

「瞬閃到鏡子前再將桃木匕首插係鏡上面既某一個位置。」我知道這樣做鏡涯就必死無疑。

只是一瞬閃是個甚麼鬼？我從來都沒有學過！

事到如今，也不容得我多加猶豫了，萬一鏡涯突然失去興致而要殺我，那我恐怕就真的沒有一點反抗的機會了。

我在心中默念：瞬閃。然後我驚訝地發現我體內的法力正緩緩地往腳部湧去。片刻後，法力按著一種奇異的分佈佈在我腳踝和小腿處。